

在下汇村，我们走向芦苇荡

■张秀玲

将近中午，当车子在宽阔的田间小路飞驰，窗外一片田野汹涌而来，阳光晒在车窗上，车内几位同事不约而同惊呼，世外桃源呀。我们在云周下汇村的文化礼堂下了车，环视周边，村舍俨然，道路整洁，几位老人在屋旁晒太阳。另一辆同事的车子还没到，我们先朝着太阳方向的大路漫步，很快走到村外。稻田广阔无垠，阳光更是放肆，田边那幢携着大大的院子的二层楼房子，更让我们羡慕不已，夏天闻闻稻香，冬天晒晒太阳。

这是去年初冬我们备课组的户外活动。当时大家就想去户外晒晒太阳，找个村庄，但讨论了几个地方，时空都不遂愿。组长说，要不就去他老家，格局有点像我们去过的七都樟里村，但没有七都岛那么规范。就这样不带修饰的描述，我们当场举手赞成。

汇合后，作为东道主的组长先带我们去村边堤岸走走，这堤岸还是村里慢生活步道呢。上了堤坝，才知道村庄竟是江边的小村落，堤内是田野和村庄，堤外是飞云江。组长介绍村庄的今生前世时，裹挟着他满满的童年回忆。小时候，拦截江水的是土坝，江面比现在宽阔多了，食不果腹的年代，村民见土就种，即使土坝外面涨潮，江水倒灌到田里，淹没不少稻田，但村民也依然见缝插针种上水稻。后来没有缺粮之忧，这块稻田便改种经济作物了，甘蔗独占鳌头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安全成为重中之重，2016年江边的土坝被提升为坚固厚实的堤坝。

本地很多地名都隐藏着地理特点，这村也不例外。顾名思义，飞云江自文成蜿蜒而下，途经这里，遇到一个大的转角，江流激荡，聚沙成田，汇合成村子，顺理成章叫下汇村。组长如是说。

因地制宜，绿道边有个农家乐。吃了午饭，为了尽情享受阳光，大家又走上堤岸，复前行，欲穷其路。走着走着，芦苇荡让我们又一次大呼小叫。芦苇并不陌生，喜欢长在水边，但阵容如此庞大，如此浩荡，在本地还是少见，让人不由自主想起了《荷花淀》的那句话，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苇子？也不知道。

老夫聊发少年狂。不能远观，一定



要走下堤岸，走向江边，走到这片芦苇裹玩焉。找到了堤岸通往芦苇的狭窄出口，颤巍巍下来，再走过一段硌脚的石头路，芦苇近在咫尺，但不敢轻举妄动，待带头的同事断定芦苇边上泥土结实时，一群人开始近距离欣赏。

自从建了堤坝后，坝外也不再种植，江水常年冲击，泥沙俱下，芦苇便疯狂生长。秋冬之间，正是它们风华正茂的时候，高高个子，一丛丛修长如发丝的叶片间抽出轻盈曼妙的花束，如少女马尾辫，在风中摇曳，轻盈动感，人稍微靠近，马上亲昵依附在身上，赶也赶不走。

这芦苇是古诗“蒹葭苍苍”的蒹葭吗？这芦花是白居易笔下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荻花吗？五谷不分的语文老师喜欢拿诗文印证，搜一下，立马闪出答案。蒹葭，泛指禾本科植物芦苇，更确切地说是指特定生长周期的荻与芦，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蒹葭”的解释：“蒹，藿之未秀者。葭，苇之未秀者。”随手折了一株，柔软但不易断，生命力勃勃强韧，难怪《孔雀东南飞》刘兰芝发誓说，“妾当作蒲苇，蒲苇纫如丝。”《荷花淀》还说芦苇可以编席呢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也把人比喻为“一根能思想的芦苇”，貌似脆弱，实则坚强。

芦苇深处，停泊着一艘大船。组长继续指点迷津，江边原来有个埠头，以前

江边的村民以打鱼为生，看样子这船是废弃的渔船。好奇的我们一定要上去看看个究竟，发现通往船只的，恰有一条由木板和粗大竹条简易搭建的小栈道，顿时欣喜若狂。或许竹条年久老化吧，快到船边时，一位同事连同一根竹条掉下去，惊起一阵尖叫，但他安然无恙，只是鞋子和裤子沾了泥巴，大家忍俊不禁，七上八下把他拉上来。

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三四点，太阳西斜，犹如收摊的摊贩贱卖余物，把霞光全部扔在这村庄。芦苇连绵有数亩，高达两三米，如一排排身姿挺拔的卫兵在守护着大堤；一阵风吹过，芦苇摇曳，漫天芦花飞雪，经了霞光滤镜，宛如仙境。同事补充道，这个村庄也叫“霞汇村”。落霞共芦苇一色，突然觉得这个名字更符合临江小村的气质。

在秋冬江边，芦苇是不可或缺的美景，我们纷纷拍照留影。作为湿地生态系统，它不仅减缓洪水冲击圩堤，而且能够有效净化被污染的水体。《世说新语》写“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，时人谓‘蒹葭倚玉树’”，把蒹葭当作俗贱之物，这对蒹葭未免有点不公吧。还好，它坦荡自在，从不需要被侍弄被注目被理会，一点湿地，就能恣意生长，一阵风来，翩翩起舞，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

陶山的滋味

■苏康宝

陶山出产甘蔗。

在陶山的街上，一捆捆表皮青里透黄油亮发光的甘蔗，顶着未梢上青绿的叶子，伫立在摊位上。但凡有人前来购买，摊主便从甘蔗捆中抽出一根，手握甘蔗一头，斜势放着，削皮刀动作麻利地“嚓嚓”几下，甘蔗便褪去青皮，露出乳白色的蔗肉。摊主刀工好生了得，几起几落，一根甘蔗转眼成为数截，跳进袋子里。此时握一节甘蔗在手，但见蔗肉在阳光下闪烁着透明润泽的光芒，宛如一只凝固的雪糕，实在令人垂涎欲滴。

从这一刻起，甘蔗的清香在街道上弥漫，甘蔗的甜在人的味蕾间涌动。我一直认为，这就是陶山的滋味。陶山的滋味是甜的，与当地出产的甘蔗有关。

陶山种植甘蔗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。曾一度作为贡品进贡朝廷。千百年来，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甘蔗的甜却始终未变，为陶山风物留下了一份独特烙印。每年夏秋时节，行走在陶山的田野里，放眼望去，广袤田野，青纱帐一样的甘蔗林散落在稻菽之间，或连片或各自成块，风吹蔗林，浅吟低唱，成为飞云江两岸一道亮丽风景。

那年在北方，我对甘蔗的印象最初来自父亲。父亲的老家在浙南。当年甘蔗自南方运抵北方，实属稀罕之物。正值仲春时节，父亲竟然心血来潮，没舍得吃掉母亲留给他的第一节甘蔗，而是埋在自家门前的菜地里，满心欢喜地期待甘蔗能够发芽。父亲的试验遭到邻里讥笑：“南方的甘蔗怎么会北方生根？”父亲以笑应答：“别无奢求，能冒个芽尖儿，我亦心满意足。”

父亲的美好祝愿，让我心生好奇。春去夏来，一直捱到天气转凉，甘蔗节始终没有发芽，且日渐腐烂。父亲目睹此情，眉头紧蹙，好生失望。他哪里知道，漫长的等待过程中，我曾趁他不注意，多次溜到菜地边扒开泥土，察



看甘蔗发芽的情况。后来，我猜想，或许北方的土壤和气候，本身就不宜甘蔗生长，也或许是我数十次地反复扒开泥土，最终阻断了甘蔗在泥土里生根的美梦。

父亲的期望落空，我却为他浪费了一截甜蜜的甘蔗而难以释怀。

我回到父亲位于浙南深山里的故乡后，一直未见过甘蔗初长时的模样，直到后来结缘陶山，与甘蔗林频频相遇，这才想起父亲当年的梦想。一个春日突发奇想，想去陶山街上看父亲曾经心心念念的甘蔗芽尖儿。不去则已，去了却颇为失望，老农的摊位上，等待出售的甘蔗苗实在平淡无奇，截成了10厘米长的段，排列在簸箕里。幼苗从蔗节处抽长出来，五六厘米长，芽心鲜绿，初眼看去，像芦苇芽又像茅草的芽。老农介绍，秋季甘蔗收获后，得将杆子笔直、粗壮的甘蔗挑出来留种，将甘蔗按一致的长度分节截断，埋在土地里，做好保暖和保湿措施，经历一个冬天的孕育，甘蔗节才会在泥土的包裹中萌发出新芽，春季即可出土栽种。蔗苗成长的养分来自甘蔗本身携带的糖分，要想苗好，留种的甘蔗一定要好。

看似平淡无奇的甘蔗苗，在历经风霜雨雪的过程中，用自己的甜滋养了自己，成就了自己，再将一份别样的甜，传递到人间烟火中，让人大饱口福。不由得让人赞叹，世间的万物实在奇妙，总是先以己之力成全别人，再以己之力成

回乡起屋

■林新荣

谋划了四五年的房子，终于要动工了。每次回老家，站在那摇摇欲坠的老屋前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它承载了太多回忆，却也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。

老家的房子建于新中国成立前，年龄比我还大。那是太爷爷在世时建的，砖木结构，共七间房。其中三间属于我们家，另三间属邻居，中间是上间，全体共用。分家时，姑婆家分到了边间，我家在中间，一家一间半，另外还和姑婆家合用半个上间。那时，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挤在这几间房里，虽不宽敞，却也热闹。老屋前有道坦，后有菜园子，生活虽简朴，却也惬意。

自奶奶搬到马屿和我们一起生活后，老屋便空置了三十多年。门柱开裂，瓦椽腐朽，早已成了危房。每次回老家扫墓，我都会在老屋里驻足片刻，心里总有一股冲动：建新房吧，不然它就塌了，塌了就从落脚了。于是，我开始搜集各种房子图片，琢磨着该把它拆建成什么样子。

然而，办拆建的手续谈何容易。等我们把所有材料备齐，拿到同意建房的通知时，已是半年之后了，我和家人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接下来就是设计房子了。三间房子加上半个上间，我们每家可以建两间三层楼。这让我有些兴奋。住惯了商品房，我其实挺渴望拥有一栋独立楼房的。平时积攒的一些玩石、字画、书籍也就有了容身之处。更重要的是家里的祖宗牌位、香炉也有了安放之地。

一切都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。地基浇好后，我们每天给它浇水养护。一个月后，工人开始扎钢筋、架架子板，很快便迎来了第二次浇灌。因为是第一次建房，我们还特意请了监理。钢筋扎好后，监理来看了一次；水泥浇好后，他又来看了一次。监理提了一些整改意见，包工头却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和我们吵架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盯着他整改。好在看着楼层在一层层地抬高，心里泛上了一丝喜悦。

每一层从搭架子到扎钢筋、灌注水泥，差不多需要两个月。遇上天气不好，工期便会拖得更长。就这样，七八个月过去了，房子的水泥框架终于浇筑完成。

拆了架子板后，粗壮的木梁子就架上

去了。我们买了很多鞭炮，还摆了俩桌酒席，宴请工匠师傅以示庆祝。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梁。

接着就是砌墙，速度倒也不慢，只是泥水匠接了太多活儿，这里干几天，那里干几天，工期便拖了下来。这个工期我们差不多花了一个月。墙砌好后，我们就开始安装窗台、粉墙。经朋友推荐，我特意赶到仙岩买瓷砖，花了两万元买齐了所有需要的瓷砖和地砖。

看着新房一天天变样，我的心里是喜悦的。

我的房子终于进入最后的装修阶段。经和朋友商量，我决定把冰心与吴山明先生的字放大，用青石镶嵌，镶嵌在门口的左右墙壁上：一方是冰心先生题写林则徐的名句“海到无边天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”另一方是吴山明先生题写我的诗“径行六七里，八九十居家。”正堂悬挂著名诗人车延高题写的“逸居”二字。这二字，既有安逸之义，也有心灵的闲适之意。匾下设一条案，案上张挂着两件手工仿品：一副是齐白石四子齐良迟的寿桃，一副是于右任的对联。于是我又在条案上摆放一件铭格儿与一块广西国画石，觉得太空，又放置了一尊木刻的观音立像。后来，我还购置了一套茶桌和一块大板。这块非洲大板长2.2米，宽1.2米，厚0.1米，非常重。运到门口时，足足请了六个大汉才搬进来。各个房间均布置了一些书画作品，整个居所显得既雅致又有文化气息。

为此，我还写了一首诗：“房族千年此久居，潮高渡济晓烟疏。田庐试筑云江畔，闭户焚香惟读书。”

村落宁静，其实是非常适合读书的。刚建好的那两年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回去。有时呼朋引伴，谈论论文；有时则独自一人，静静享受着那一份宁静。渐渐地，生活的琐事多了，回去的次数也慢慢地减少了。

从跑手续，到最后的完成，我差不多花了一年半时间。虽然累，却也快活。我想，这不仅是一栋建筑的完成，也是一段记忆的延续，更是一段生活的重启。站在屋子前，我常常想，这房子既承载着过去的回忆，也寄托着未来的希望。或许，这就是“起屋”的意义吧！

记忆中的连环画

■陈桂芬

我是一名“60后”，小时候，除了房子外有个定时播放的广播外，几乎没有电影可看，电视就更不用说了。小伙伴在一起，都是玩跳皮筋、“碰碰脚”等，文化生活很贫瘠，在那段日子，看连环画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攥着零钱奔向书摊，都像是奔赴一场盛大的精神筵席。

那个年代，走进街头巷尾任何一家书铺，都能看到连环画的身影。我最初是在什么时候看第一本连环画的，已经忘记了，记忆中的画面是，邻居好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看连环画，我把头伸进去，那时字还没认识几个，黑白的线条却印象深刻，每页下面有页码和几行字，上下页的人物、场景都在变化。我很想把连环画拿过来看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花钱买，更不可能，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，温饱都解决不了，哪有闲钱买连环画。过年的时候，亲戚给我五毛压岁钱，都被妈妈收缴了，说这钱还得给亲戚的孩子作压岁钱呢。

我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向爸爸央求买一本连环画，却吃了闭门羹。但他许诺，若成绩好，过年时可买给我。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了过年，在我再三要求下，爸爸才给买了一本。记得那是一本《鸡毛信》，价格好像是8分钱，拿到连环画的那一刻，我紧贴在胸前，激动地差点流下眼泪。

翻开那油墨芳香的连环画，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，虽然字还认不全，仍看得入迷。邻居小伙伴们得知我有一本连环画，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过来看一次，并与我讨论得很热烈。连环画中的正反面人物塑造地非常分明，我们对敌人恨之入骨，对正面人物大加赞扬。这本连环画在我们手中反复传阅，页面都翘了边，那时的少儿读物有限，《鸡毛信》就是我们当时最好的精神食粮。

后来，《鸡毛信》的内容我倒背如流了，于是，周末，我向爸妈要一两分钱，约两三个邻居到马屿集镇上看连环画。收费以厚薄论，薄的看一次一分钱，厚的看一次两分钱。这次由我出钱，下次轮到别人出，就这么“众筹”着看。我们在书摊门



口席地而坐，有时陌生人经过，把头伸进来，店主和我们都不让他“占便宜”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学校终于也有了十几本连环画。上体育课时，老师把连环画拿给我们看，全班都沸腾了，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翻阅，记得有《雷锋的故事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奇袭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白毛女》等。一下课，老师就收回了连环画，我们就开始期待下一堂体育课。我们看的次数多了，连环画里的人物，如《雷锋的故事》中的雷锋、《红岩》里的江姐、《林海雪原》里的杨志荣、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刘洪、《上甘岭》中的黄继光等，都在我心中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，我的英雄情结，应该都萌发于这一时期的阅读。

工作后，我担任小学班主任。有一年，我任教的曹村镇小四(2)班被评为瑞安文明班，奖品是50册连环画！我与学生欣喜若狂。一个学期过去了，还有学生说未能看完全部连环画。与我读小学时相比，他们显然“富足”得多。

后来，连环画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但收藏家却钟情于它。我的老同事王昌汉曾经举办过两次连环画展，让我大开眼界。7000多册的连环画，精装的，简装的，不同的版本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几十年后再次翻阅连环画，那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连环画是一代人的精神财富，它伴随着我们度过童年时光。那些泛黄纸页不仅传递故事，更承载着感动、启迪与力量，在稚嫩心田播撒星火。它们以最质朴的方式传承岁月，温暖人间。